

臺灣文獻

別冊

28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臺灣文獻

別冊

28

目錄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明治天皇紀》的史料價值

—以能久親王軼聞為例 2

文 / 陳文添

「祝山」山名之由來 11

文 / 圖 許南海、劉澤民



基隆靈泉寺之申建史料探微

30

文 / 圖 楊欽堯



美麗理想鄉

—探訪虎尾糖廠社區 42

文 / 圖 黃文榮



花蓮縣秀林鄉「立霧神社」遺
跡探勘記

52

文 / 潘繼道

攝影 / 黃郁清



【悅讀檔案】

戰後接收「東京帝國大學農學
部附屬臺灣實驗林」之探討

61

文 / 傅光森

【悅讀檔案】

戰後檔案中的林獻堂身影

66

文 / 圖 邱欣怡



【悅讀檔案】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專
賣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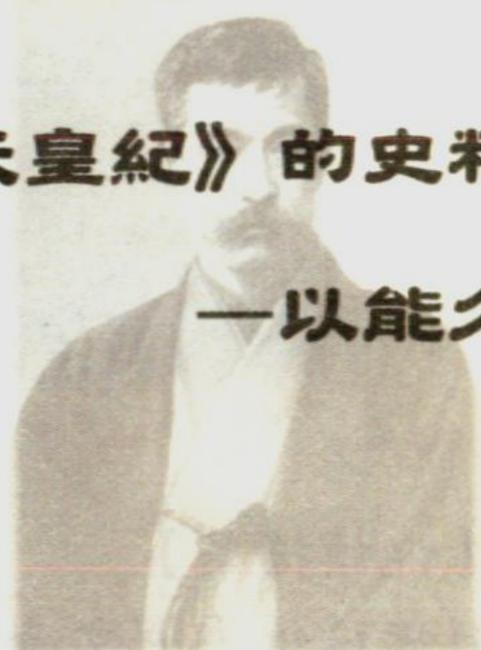
70

文 / 蕭明治

《明治天皇紀》的史料價值

—以能久親王軼聞為例

文 / 陳文添



明治天皇的政治困境

明治天皇為日本近代英明君主，在位45年之間，日本由僻處東亞一隅之蕞爾小國，竟能在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中獲勝，取得臺灣、朝鮮作為其殖民地。日本乃躋身列強之林，提高了國際地位，明治天皇本人也獲得「大帝」的尊號。然而細數其61年的生涯，卻也是飽經憂患，堅忍克制的一生。幼年時在京都御所屢聞幕府、反幕府兩方爭戰的槍砲聲，養成他終生恐懼槍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騎馬銅像，現仍留存日本東京。（翻拍自稻垣其外著《北白川宮》）

砲聲的習慣。在幕府末期的鬥爭中，因幼年時期生長於外祖父中山忠能家之故，年長數歲的玩伴舅舅中山忠光死於長州藩（今山口縣）支藩之手，16歲時父親孝明天皇於36歲之齡突然病逝乃即天皇之位，父親被人下毒暗殺的謠傳不絕。但是他即位後仍必須依主管大臣的上奏將暗殺舅父的諸侯列為侯爵，也不得不繼續任用傳聞中主謀暗殺父親的岩倉具視擔任高官。對於有外交長才的陸奧宗光，他也因陸奧氏曾謀反一節耿耿於懷，因松方正義內閣的堅持，終究也須放行讓陸奧宗光擔任農商務大臣。明治30（1897）年時，有關臺灣總督一職，因三任武官總督治臺績效不張，明治天皇有意改為文官總督制，卻也因遇上軍方阻力，不得不改變初衷。儘管憲法上對於天皇有總攬國家統治大權、統率陸海軍的規定，很多的情況下，天皇似乎只是被要求依據憲法在文件上署名而已。身為天皇若一味作文字解釋上的堅持，相信日本自發布憲法當時起宮中、政府的爭議當無終了之時。

《明治天皇紀》的編纂過程

有感於掌握整個明治時期官方資料的必要性，數年前本館人員赴日考察時，曾經由宮內廳人員的介紹，特別購買《明治天皇紀》一套，它全文有260卷之多，分12冊加上索引共13冊。依序文顯示，在1912年明治天皇

辭世後，宮內省在1914年即設立臨時編修局開始進行編纂作業，1916年臨時編修局改稱臨時帝室編修局，持續進行資料的蒐集，但天皇事蹟的編修則從1915年1月開始一直到1933年才告完成，歷任三位總裁，大山巖、松方正義元老級人員擔任顧問，參與編纂人員包括當時日本國史學泰斗三上參次等共有62人之多。數年來常翻閱此套書，方法上主要《明治天皇紀》是編年體，按日敘事並列出所根據史料名稱，除了記載天皇公私方面的動靜之外，尚包括當時政治社會上各種重要事項，所以它也是內容豐富且確實的明治史史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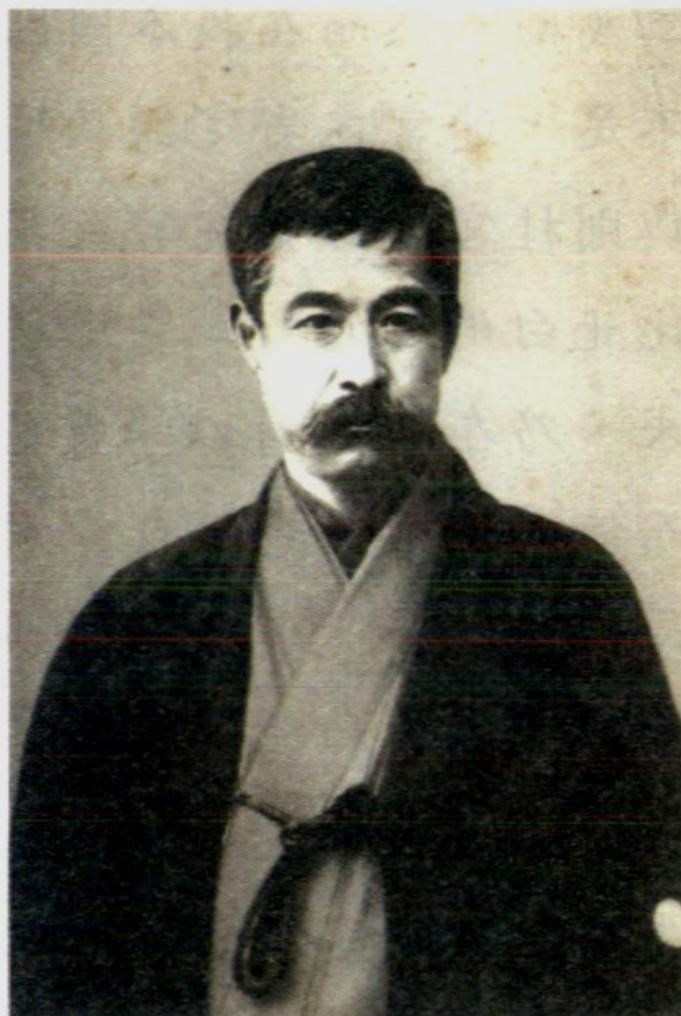
我利用這套書，方法上是利用索引卷內人名及事件作搜查，發現有關臺灣統治的資料，其精密程度並非本館收藏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能比擬。但依人名作搜查，因索引卷已作了相關人員分散在那一卷那一頁的詳細區分，在利用及整體把握上確實相當方便，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能久親王軼聞二則

臺灣人最熟悉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明治天皇紀》中也有相關記載。其中比較不為人知的事情，也忠實紀錄。一則是能久親王的異國戀情。在《明治天皇紀》明治10年4月21日就記載：命令在德國留學的陸軍少佐能久王回國，他在明治3年受命留學德國，從4年起

在柏林從事和陸軍相關的學術研究，在7年12月謁見德皇，之後得到該國皇室的優厚對待，為該國近衛聯隊屬員。他和德國皇族、貴族以及各國王子等的來往頻繁，因而給與的每年七千圓留學費用不足以支應，一年需要二萬圓。然而在我本國因有征討臺灣的行動，國家用度不足，連宮內省定額款項都必須節省使用，復以如此給與則桂宮、靜寬院宮及其他各親王家一年的費用，都還比北白川宮的留學費用還少，委實未能因應能久王的請求，乃在9年4月以學業已有進步命其在本年中回國。然而能久王則仍想以自費方式繼續留在德國，懇請延長留學期限，未允其請，於本年1月再命其回國。而在這之前能久王已和德國貴族有利塔之女私相約定結婚，私下致函宮內卿德大寺實則，亦去信給右大臣岩倉具視以：先前雖有歸國命令，然以學業在半途，回國則數年間的學習成效將成泡影，故熱切希望再留學二三年，而且由於在歐洲一般都認為文明的源流起源於婦女，故希望娶德國貴族家之女以協助皇室並為國盡忠，期盼貴官斡旋能夠取得天皇特別的許可。另外還詳細舉出日本駐德國公使青木周藏欲和當時該國貴族家仕女結婚的實例。也還請管家（家令）向岩倉具視委婉說明內情。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等人，看過能久王來函後，對於會發生此事深感驚訝。德大寺乃又和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出入宮內省的木戶孝允商量，木戶亦感愕

然。以此事關乎皇室尊嚴，其後果對民心的影響極為重大，木戶氏的意見認為絕對不能允許此事之發生。三條實美亦原本即抱持同樣看法，乃以此意見報請以天皇之名致電能久王，表示並無皇族得和外國人婚嫁之規定，且事屬重大，而突然就提出申請也太過輕率，本件絕對不可能得到許可。復以先前天皇已命令歸國，應立刻啟程回國。岩倉具視亦經由外務卿寺島宗則電命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傳達要能久王儘速歸國的意旨。不只如此4月21日明治天皇還要三條實美轉告能久王，一定要在本年之內回國。事態至此能久王乃不得不不情不願的回國，但是對於和德國貴族名媛結婚之事，卻並未死心。在該書同年7月的資料顯示在離開德國之前，他竟然依照歐洲上流社會的習慣，在報紙上刊載和該貴族名媛訂婚的消息。此事立刻由駐德青木公使通報國內，經由高層協商結果，交由岩倉具視全權處理。



穿著常服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翻拍自稻垣其外著《北白川宮》)

能久王回抵日本是明治10（1877）年7月2日，也

許兩個月的回國旅程，讓他淡化了這一段戀情，反正在回國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3日他就宣布解除這段婚約了。如此男人真的太過薄情了。留下來令日本朝廷擔心的問題就是萬一該少女追來日本如何處理的問題了，慶幸的是此事並未成真（按：臺灣日治初期唯一擔任衛生事務總長的森鷗外同樣留學德國學習醫學，回國後在德國的戀人追到日本，好不容易才請其回國。）在這時刻，西鄉隆盛舉兵引發的西南戰爭已經發生，能久王之兄嘉彰親王，也就是後來甲午戰爭末期的參謀總長彰仁親王已率領一旅團的部隊出征，能久本人雖留學德國學習軍事學，卻被天皇命令軟禁（蟄居）梨本宮邸內約三個月，除高層敕任官員外，禁止會見，確屬顏面盡失。不過因皇族的特殊身分，在陸軍系統內仍步步高升，最後以49歲之齡，以陸軍中將近衛師團長身分病死臺灣，死後且晉升陸軍大將。

另一則記載是能久親王的私生子。就在他死後約一年後，出現兩位能久親王的庶子二荒芳之、上野正雄。在《明治天皇紀》明治30年7月1日記事有「故能久親王有芳之，正雄二子，因故在出生後未於宮家而在民間撫養，故編入民籍。」原本能久親王是在明治11（1878）年結婚，7年後正妻未生育且罹病而離婚。之後在同年和宇和島藩主伊達家之女再婚是即曾來過臺灣的北白川宮大妃，兩人只生了因車禍死於法國巴黎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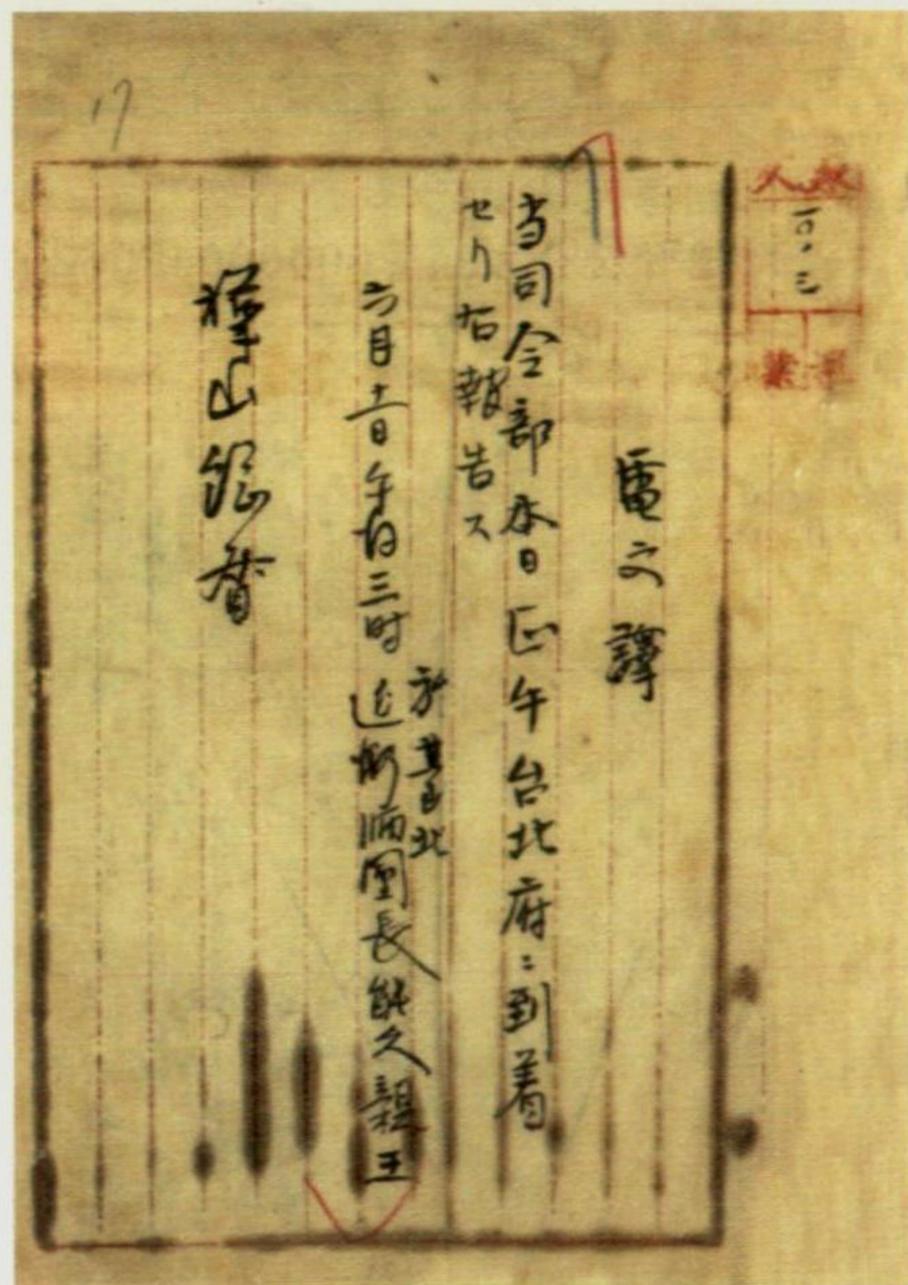
久王。但能久親王有多位「側室」，死於臺灣之時，這些側室共生了8位孩子，但想不到還留種在民間。因由現有資料並不能清楚瞭解事件始末，推想可能是讓身旁身分並不高的侍女所生下的孩子，所以出生後不能被承認為能久親王庶子，而編入母親家的戶籍故未能再編回皇族牒籍內。最後的處理方法是將兩人編入華族，都受封伯爵，一名二荒芳之、一名上野正雄，這是因為能久親王在青少年時期即是品位極高之公現法親王，和日光輪王寺、東京上野寬永寺淵源極深，而在日光地區有二荒山，故其在民間二子才會以「二荒」及「上野」作為姓氏吧！附帶說明，在前述明治10年有關能久親王都寫成能久王，這是因為明治維新之時，他在日本東北地方，被推舉為「東武皇帝」，故在戰後被褫去親王銜只能稱能久王，在留學回國後的明治11（1878）年8月26日始回復親王銜。

歡迎蒞館閱覽《明治天皇紀》

《明治天皇紀》中之所以會對個人留下如此詳細的記載，極可能是成書當時尚未考慮到個人隱私權的問題。因為不只是能久親王，就連後來的大正天皇個人隱私都被公開了。例如：「嘉仁親王（即後來的大正天皇）誕生時全身發疹」。皇后來探病時「親王腹部發生痙攣」等等均屬之。惟因考慮個人隱私權的關係，繼

《明治天皇紀》之後，有關大正天皇的歷史資料將以《大正天皇實錄》名稱問世，在先前公開之時，報紙刊載過有不少涉及隱私部分，都被塗黑，讓有心閱讀之人扼腕不已。或許不只是《大正天皇實錄》，之後的《昭和天皇實錄》縱令公開也都不能期待有太多新史實出現了。卻也因為如此，更凸顯《明治天皇紀》的珍貴性，誠摯歡迎各界人士來本館日文圖書室閱覽此套歷史書。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1895年6月近衛師團長電報通知樺山資紀總督，師團司令部抵達臺北府（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00410040016）

近衛師團長能久親
 通譯官配屬相成度係請
 大本營當屬一配屬セラレシ通譯官
 八二十名有之候處其後征清大總督府
 へ轉ヒシモ、六名辭職ニ依リ解雇ヒシモ、三
 名殊負即チ十一名有之候然レモ先般十
 四名ヲ借用シ内六名ハ既ニ返度致候為メ
 現在員十九名有之候浮出目下ノ場合
 在リテ一事務多端、為メ必用ノ回火多ク
 從テ不足ヲ感シ候而己チ、第二次戰事計
 隊到三看三上ハ又タ多敷、之通譯官ヲ要シ
 候ニ白別表ニ通各部各隊一配屬致候
 候様此際重、十七名ヲ配屬相成候様
 致度此段及申請候也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近衛師團長能久親
 台灣總督府子爵樺山資紀殿

近衛師團長請增派翻譯人員。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00420620125)

電文
 近衛使台灣島出發ノ期日ニ付種々協議
 ノ末、五月廿日廿四日在ノ西日、内ニハ出雲
 ノ津備スル下ニ決定セリ、又總督ハ全州
 中迎視ノ期ト露勞ノタメ、延至五月廿八日
 得、又明十七日薩摩山登ノ下ニ、妻更ヤレリ
 五月十五日
 野田海軍大佐
 大木營

大本營通知近衛師團離開遼東半島來臺灣的日期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00410030015)



「祝山」山名之由來

許南海、劉澤民

鮮明又模糊的「祝山」

洪敏麟先生說地名是歷史的記憶，地名很多是跟地理歷史有關，命名一定是有根據的。地名是台灣聚落開發史的一部份，從小地方的開發可瞭解台灣開發過程，因此研究地名可增進對台灣史的瞭解。

筆者對於地名來源的探討，一向秉持洪敏麟先生此一說法，積極尋找地名的來源與真實意涵。洪敏麟先生又說地名的發生，脫離不了天、地、人、事、時、物。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事？發現了什麼東西？又或是因為什麼天氣、氣候或地形、地貌而命名？

「祝山」是臺灣阿里山風景區的山名，筆者小時候唸過「祝山看日出」的課文，因此對祝山記憶深刻，只是筆者竟從未登過祝山看日出。祝山山名之由來，從未引起筆者的注意，但是《臺灣普查計畫第九年研究計畫嘉義縣期末報告書》一書出版，引起筆者注意。查該報

告書記載：「祝山海拔2491公尺，日人在火車試車通車成功，豐（登之誤）山高呼萬歲之後，工作人員在此慶祝，故名。」¹而在《臺灣地名辭書嘉義縣》一書三校稿記載：「此地位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東方最高處，海拔2484公尺。山名之由來，乃因當年火車通車試車成功，登山高呼萬歲之後，次日工作人員就在此慶祝，故名。」

對於「祝山」山名意涵，引起筆者懷疑。日治時期阿里山地區有許多地名，如兒玉山、小笠原山、長谷川溪、河合溪（如圖1），乍看之下似乎是與人名有關。阿里山火車通車是什麼時候？當時火車是否通到祝山？筆者有所懷疑，後來找到君島三郎的〈阿里山の地名について〉，內有「祝山 祝民政長官の名による」之說法。²更加深筆者的懷疑。

民國97年12月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嘉義縣》，對於「祝山」的地名釋義記載為「山名之由來，係日本時代，依據民政長官祝辰巳之姓，而命名之。另一說，乃因當年火車通車試車成功，登山高呼萬歲之後，次日工

1 陳美鈴撰稿，「臺灣地名普查計畫第九年研究計畫嘉義縣期末報告書」，民國97年未刊稿。

2 君島三郎，〈阿里山の地名について〉，《臺灣山林會報》第86期，頁13。

作人員就在此慶祝而得名，可能係附會之說。」³此書已盡到地名辭書探究地名之本源，釐清本源之作用。但因為限於篇幅，未能詳加說明考證。筆者為補充《臺灣地名辭書嘉義縣》對「祝山」地名之釋義，所以特別撰寫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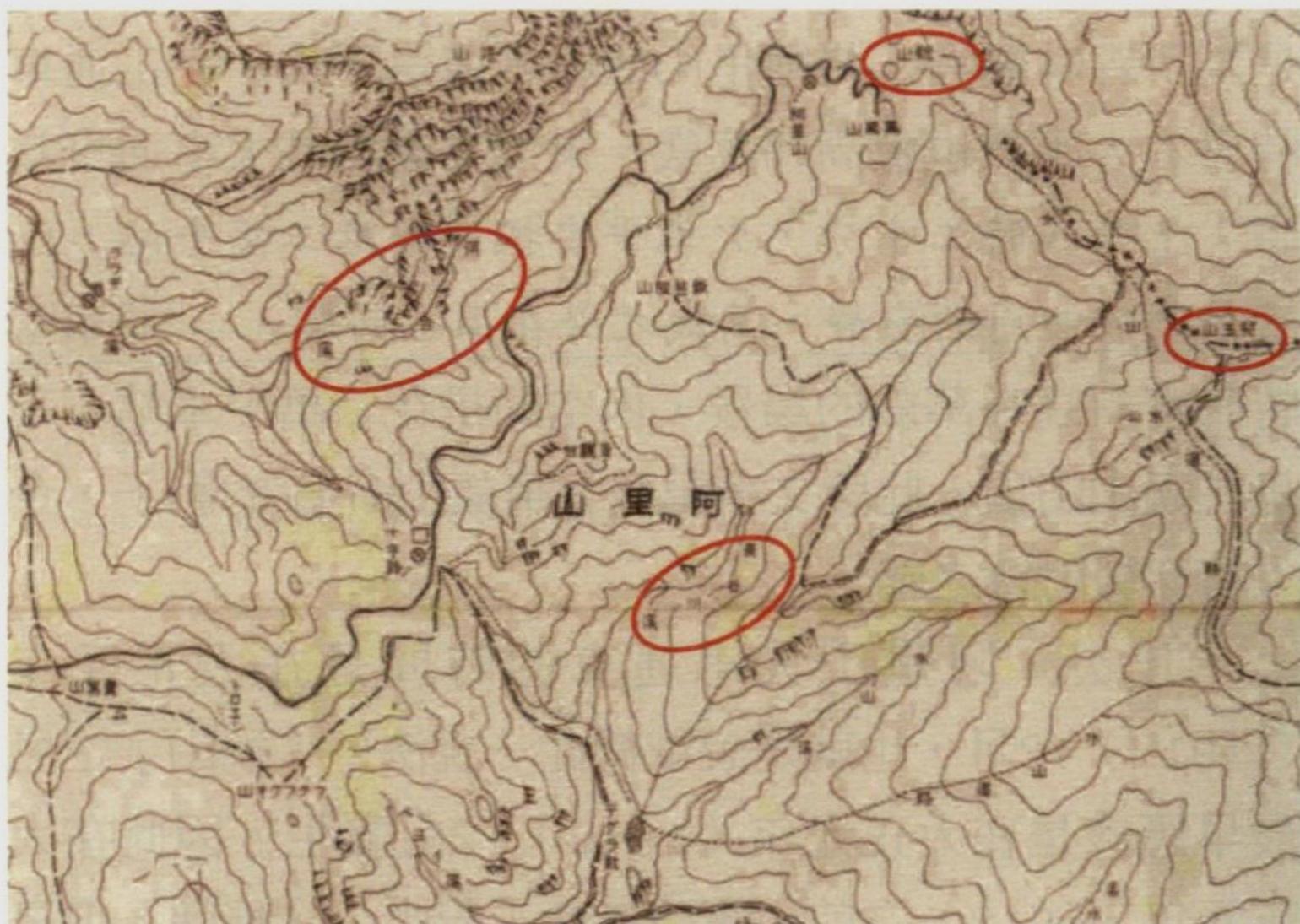


圖1：〈臺南州管內製腦地域圖（嘉義其二）〉中可看到阿里山區有兒玉山、祝山、長谷川溪、河合溪等地名。（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00101422000059002001M）

3 陳美鈴撰述，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嘉義縣（下）》，（南投：臺灣文獻館，民國97年12月），頁825。

「慶祝」的祝山？

重新檢視「山名之由來，乃因當年火車通車試車成功，登山高呼萬歲之後，次日工作人員就在此慶祝，故名。」這一記載，筆者確信日本人在作為一件認為有意義的事，確實有三呼萬歲的習慣。阿里山鐵路的開設，是為了森林開發，將阿里山的材木運送下山，完工通車時日本人應該也會高呼萬歲。果然文獻記載火車通車當時「上午八時二十分，火車平安抵達終點二萬平站，汽笛聲劃破四周的寂靜，萬歲之聲在山谷回響。」⁴通車當時確實有高呼萬歲的場景，但空間是在二萬平車站，不是在祝山山頂。此段文字記載有萬歲山命名⁵的影子，令人有穿鑿附會之感。

其次，阿里山火車通車的時間是在大正元年（1912）12月，也就是說依據此一說法，「祝山」之名最早應該是在大正元年（1912）12月誕生。因此在大正元年（1912）之前，應該無此「祝山」之稱呼。但是查閱文獻，卻發現在此之前，已有「祝山」之稱呼。明

4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史料稿本》，大正2年1月13日。另亦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2月16日第3版〈阿里鐵道開通〉。

5 萬歲山原名飯包服山，命名由來是因為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行人百餘人，在明治37年登飯包服山，舉杯三呼萬歲，聲動千山，而改名萬歲山。參見尾崎白水，〈阿里山〉，《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8年1月1日第14版；古邨，〈匆匆來去錄（18）〉，《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2月3日第1版。

治38年（1905）出版的臺灣梅仔坑圖中，有對高山、飯包服山、水山、石山、塔山之名，未有祝山、萬歲山之名（如圖2）。但在明治38年（1905）測量，大正2年



圖2：明治38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明治39年臺灣日日新報出版之台灣圖第22號梅仔坑圖中，有對高山、飯包服山、水山、石山、塔山之名，未有祝山、萬歲山之名。

（1913）製圖，大正12年（1923）出版的阿里山地形圖中，標有祝山（8263）、對高山（8101）、萬歲山（8170）、飯包服山（7230）（如圖3）。但是我們不知道此「祝山」是明治38年（1905）測量時已命名，又或是在大正2年（1913）繪圖時加上的標示。不管如何，此圖可能是最早出現「祝山」山名的地圖。



圖3：明治38年測量，大正4年繪圖，大正12年出版的5萬分之1蕃地地形圖阿里山，標有祝山（8263）、對高山（8101）、萬歲山（8170）、飯包服山（7230），此圖可能是最早出現「祝山」山名的地圖。

又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明治44年（1911）4月〈阿里山相伴（五）〉中，已提及「祝山」之名，與兒玉山、後藤山、長谷川溪、河合溪同時存在。⁶也就是說大正元年（1912）12月以前就已有祝山之命名。再往前推，「祝山」之名早在明治41年（1908）就已出現。北仙生的〈阿里山より（下）〉、高橋窓雨的〈山轎日記（10）〉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阿里山林〉中都提

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6月28日第2版，蒼老泉，〈阿里山相伴（五）〉。

到有關祝山的文字。

北仙生的〈阿里山より（下）〉：「九時四十分萬歲山ニ着す山の高さ八千尺四望空闊**祝山**小笠原山東山兒玉山等指呼の間にあり起伏萬狀（漢譯：至九點四十分抵萬歲山，山高有八千尺。四望空闊，**祝山**、小笠原山、東山、兒玉山等，均在指顧之間，起伏萬狀。）」⁷

高橋窓雨的〈山轎日記（10）〉⁸中有三段文字：

「桧の立木を柱に数え千本万本と尽きぬ数を寿きながら**祝山**を右手に一低一高の山路を辿り開農台に着せしは十二時頃にて（漢譯：數著一棵棵檜樹立木，心中暗禱它不只有千棵萬棵而是無窮無盡的。這時**祝山**就在右邊，腳順著一高一低的山路迂迴前進，抵達開農台是在12時左右。）」

「（福留技師⁹）…南をば大島台から眺むれば向かひ会ふたは万歳**祝山** 縁をとりもつ予一 儀式は中の小笠原サノサ（漢譯：（福留技師）…從南方的大島台眺望，對面是萬歲山、**祝山**，而要讓

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3月29日第2版，北仙生，〈阿里山より（下）〉。

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9月30日第7版，窓雨，〈山轎日記（十）〉。

9 福留技師即福留喜之助，是此次陪同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登阿里山之臺灣總督府技師，鹿兒島縣鹿兒島市人；明治4年出生，明治37年受任為臺灣總督府技師，大正13年退休。主要專長是礦業。

這三者相連接的是在中間的小笠原山。）」

「峽事務官¹⁰も続いて 祝山万歳さんとさしむかひ 大島台を前にひかへて（中譯：峽事務官接著唱和道：面對祝山、萬歲山，大島台就橫臥在前面。）」

另外明治41年（1908）9月22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阿里山林〉提到祝山2次：「林業地別為六區。…劃祝山、萬歲山、香雪山、開山阪、平遮那、奇觀臺、十字路等，其以南稱長谷川溪區。…築設林內鐵道者。擬以蒐收自北端烏松，旁近松山、杉山、大島臺、對高山、祝山、小笠原山、東山、兒玉山等、互天那高、石水山一帶之純針葉樹起見。」

又明治41年（1908）9月23日同報〈阿里山林〉也提到祝山2次：「（二萬平）東方又有扁柏及紅檜林。自萬歲山至祝山之一帶間。皆見同一林相。…大島臺左折有一溪水。分劃阿里山林與大學演習林。更東行達開農臺。此次改稱大島臺。以為紀念。（八千五百尺）一上此高臺。即俯瞰河合溪區及大學演習林。而開山、香雪山、萬歲山、祝山等

10 峽事務官即峽謙齊，也是此次陪同大島久滿次到阿里山視察的官員。熊本縣熊本市新屋敷町人，安政5年出生，明治30年5月任宜蘭廳財務長，同年任臺灣總督府事務官，明治44年擔任阿里山作業所長。

峰巒，皆在指顧中。」

這些「祝山」山名的記載，都說明「祝山乃慶祝阿里山火車通車而命名」一說，乃是望文生義的無稽之談。「祝山」山名應該有其他的起源。

「祝辰巳」的祝山！

有關祝山是因為祝辰巳而命名的說法，筆者查到二則文獻記載。第一則是前面君島三郎的〈阿里山の地名について〉，內有「祝山 祝民政長官の名による」之說法。¹¹另一則是宮地硬介的〈阿里山へ（二）〉，「祝山は祝長官が登ってからこの名前が出来たさうなが。」¹²此二則記載共同之處都是與民政長官祝辰巳有關；不同之處是前者只說是因為祝民政長官而命名，後者是因為祝民政長官登過該山之後命名。因此這兩則解釋的說法，也是必須檢驗的。假設宮地硬介的說法是正確的，是「民政長官」祝辰巳登山之後而命名，而祝辰巳擔任民政長官的期間是明治39年（1906）11月13日到明治41年（1908）5月25日，則「祝山」之名當始於此段期間。但是「民政長官」祝辰巳何時到過阿里山？有沒有登過祝山？考驗宮地硬介的說法。因此基本上必

11 君島三郎的〈阿里山の地名について〉，《臺灣山林會報》第86期，第13頁。

12 宮地硬介，〈阿里山へ（二）〉，《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132期，昭和8年1月，頁123。

須澄清「祝山」一名到底是何時出現？

從前述祝山一名使用的年代觀察，似乎都是在明治41年出現，容易使人產生祝山地名是祝辰巳去世後才出現。但是其中北仙生的〈阿里山より（下）〉一文是在明治41年3月29日，也就是說「祝山」山名是祝辰巳生前即已出現。

接者筆者想要澄清祝山到底是在祝辰巳擔任民政長官時或之前所命名的。經查明治39年（1906）11月13日到明治41年（1908）5月25日祝辰巳擔任民政長官任內，有兩次視察，一次是明治40年（1907）6月到台東花蓮視察¹³，一次是明治40年（1907）9月到南部視察。到台東視察當然不會經過嘉義，而到南部視察當然會經過嘉義。但查該次行程，明治40年（1907）9月20日從台北出發，21日從台中抵達嘉義，22日下午5點半從嘉義出發抵達鹽水港。23日從鹽水港到臺南，24日到新市街、灣裡街巡視，仍住臺南，25日從臺南到打狗，26日從打狗到鳳山，27日從鳳山到阿緱，28日從阿緱到打狗。¹⁴而在嘉義的詳細行程則是21日晚間7點抵達嘉義，當天晚上嘉義官民開歡迎會迎接祝辰巳。22日清晨

1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6月28日第2版〈祝長官巡視日割〉。此次是6月27日從台北搭火車到基隆，次日從基隆搭船到花蓮港，一路南巡並北返，7月11日回到臺北。

1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9月20日第2版〈祝長官之巡視〉、同9月24日第2版〈嘉義に於ける長官〉。

一早7點，巡視製紙場、嘉義廳的小學校及公學校，其次到水堀頭（今嘉義縣水上）視察東洋製糖會社並用中餐；其後從水堀頭經過新營往鹽水港。¹⁵因此似乎在民政長官任內，祝辰巳並無登阿里山之記載。

然則祝辰巳到過阿里山並非無的放矢，有可能是因為該二則記錄寫於昭和年間，而作者可能以祝辰巳最高的官職「民政長官」稱呼，故有可能是指祝辰巳擔任民政長官之前到過阿里山。查祝辰巳唯一一次登阿里山是明治37年（1904）10月，他是以財務局長身份，陪同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到阿里山視察。查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原訂於明治37年（1904）9月15日出發南巡，9月20日抵達阿里山。¹⁶但是因為後藤新平生病住院，延後到9月27日出發，10月2日從嘉義往阿里山，10月5日住在阿里山。¹⁷而其在阿里山詳細行程如下：10月2日宿交力坪、3日宿糞箕湖（今奮起湖）、4日宿十字道、5日宿飯包服、6日宿達邦、7日宿公田、8日宿嘉義。¹⁸

此行的緣起與阿里山森林開發的決策有關。阿里

1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9月26日第2版〈祝長官臨鹽水港〉、〈嘉義之長官〉。

1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9月8日第2版雜報〈後藤長官の巡視日割〉。

1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0月6日第2版雜報〈後藤民政長官の一行〉。

1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0月6日第2版雜報〈後藤民政長官の一行〉。

山大森林的存在，在清朝就屢有傳聞。日本治臺之後長野義虎中尉、本田嘉種博士在登玉山時首度目擊，後來臺南縣辨務署主記石田常平將其提出報告。明治32年（1899）8月臺南縣小笠原富次郎技師及臺灣總督府技手小笠原富次郎實地踏查，驚訝於阿里山森林之大（如圖4）。明治36年（1903）命令河合鈺太郎博士實



圖4：小笠原富次郎阿里山森林調查復命書（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05450180283）

地調查，並提出報告書。明治36年（1903）11月至37年（1904）5月小笠原、岩田、福山等一行實地測量。終於在明治37年（1904）5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財務局長祝辰巳、技師長長谷川謹介實地踏勘，決定開發阿

里山森林。當時日露（俄）戰爭發生，並無財力開發，後來後藤新平轉任滿鐵總裁，祝辰巳繼任民政長官，藤田組開始開發阿里山森林。¹⁹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南巡詩艸〉引云：「嘗讀趙甌北樹海歌，竊以為文人誇張之言，今日見此森林，始知甌北歌不誇張，…實環地球所罕見。」²⁰魏清德曾有〈阿里山大森林歌〉云：「樹海有歌還減色，甌北（即清趙翼）雄才詠不得。」²¹讚嘆阿里山材木之壯觀。

而後藤新平一行人10月5日在飯包服的行程，一大早7點出發，爬到6200呎看檜木林，中午12點半到達海拔7300呎檜御殿午餐，下午爬上8000呎以上的絕頂。²²飯包服山區只有萬歲山（8170呎）、對高山（8101呎）、祝山（8263呎）等3座山高度超過8千呎。萬歲山既已登過因高呼萬歲而命名（詳見註5），而對高山距離稍遠，似乎只有望對高山興嘆的份，後藤新平的〈對高山詩〉「路過重巒疊嶂間，絕嶺稍賞近仙園；急見當

19 參見長谷川謹介，〈臺灣の寶庫阿里山〉，《臺灣鐵道》，大正7年11月號，頁4-5。

20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1月11日日刊詞林棲霞山人〈南巡詩艸（1）〉。

21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1月25日日刊詞林〈阿里山大森林歌〉。

2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7年10月11日第2版，白水生〈隨行紀事（第5日至第10日）〉。

面遙青出，雲霽新高一帶山。」²³顯示後藤一行並未登臨對高山。祝山是飯包服山區的另一高點，但是當日行程並未見有登祝山的記載，因此祝辰巳極有可能沒登過祝山。所以，君島三郎的說法正確性高過宮地硬介。

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當天後藤新平一行人登上飯包服山，三呼萬歲之後，將山名改為萬歲山，也將附近的山頭、溪流以主要人物姓氏命名。大塔山主山是此地區最高峰（海拔8830呎），也就理所當然命名「後藤山」；對高山與萬歲山之間的另一八千呎以上頂峰便以祝辰巳之姓氏命為「祝山」；曾文溪上游便以長谷川謹介之姓氏命為「長谷川溪」；清水溪上游便以河合鉢太郎之姓氏命為「河合溪」。²⁴這種即興改名的例子，既見於「萬歲山」之命名，也見於「佐久間岩」的命名²⁵，復見於「大島台」之命名。²⁶

23 長谷川謹介，〈臺灣の寶庫阿里山〉，《臺灣鐵道》大正7年12月號，頁12。

24 此一說法參見於malonlon（阿噴），〈阿里山區山名由來〉。

25 明治41年3月26日佐久間總督視察阿里山，至和社溪水源地，小憩片時。是時總督立於諧卓里溪之巨岩上攝影，隨行者因請諸總督，名其岩曰佐久間岩，谷曰佐久間谷。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3月29日第2版〈憲節所指〉。

2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9月30日第7版，窓雨之〈山轎日記（十）〉記載：「中村代議士認為鑿大山的大島形似山峰，和河合博士協商，作為長官登山的紀念，將開農台改名為大島台。」

祝山長留不朽名

祝辰巳（如圖5），父親是祝正榮，山形縣羽前國南村山郡人，有3子。祝辰巳，生於明治元年（1867）3月5日，卒於明治41年（1908）5月25日，享年41歲，育有3子5女。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²⁷明治26年（1893）初次擔任公職，任職於大藏省本部，為期1年，明治27年（1894）任沖繩縣收稅長，為期2年。明治29年（1896）5月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歷任財務局、專賣局、糖務局、殖產局局長。明治39年（1906）11月13日任民政長官，明治41年5月25日卒。16年官僚生涯中，有13年是在台灣。板橋林本源家林爾嘉、林彭壽、林熊徵聯名弔電云：「任臺政而鞠躬，處十三年



圖5：祝辰巳的照片，確實如柳生義一形容「其為人也，風采溫和，蒲柳之姿，宛如二八處女，而其自信極深。」

²⁷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5日第3版，後藤新平，〈祝君墓誌銘〉。

如一日，因島民以求治，視三百萬如同胞，卒能慘澹經營，用成此偉大之功，共享此安寧之福。」²⁸

祝辰巳在台灣任職，貢獻最大、投入最深，是臺灣的財政，從明治29年（1896）到明治39年（1906）之間，共10年是臺灣財政的主腦人物。明治38年（1905）臺灣財政能獨立自主，可說是他的最大績效，後藤新平於墓誌銘中題詞「民政之績 誰能繼君」，²⁹（如圖6）似有溢美。而柳生義一的說法則較為中肯：「關於財政及產業者，雖悉由故兒玉總督及佐久間總督與當時之後藤民政長官之提攜得宜所致。然獻策得正鵠、又當實行之衝者，若不得其人，則欲得今日之成績也難矣。即有賴由財務事務官，累進財務局長、殖產局長、專賣局長，而至長官之祝氏其人，得此治績也。」³⁰又林爾嘉〈弔故臺灣民政長官祝方伯〉詩云：「…十年財政費經營，才長駕馭一顧經，臺政於今臻大成，南荒草木長含英，殖民模範被光榮，難局惟公當干城。…」³¹則切中

28 《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明治41年5月27日第3版〈祝長官卒去記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7日第3版〈故祝方伯弔葬彙載〉。

2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5日第3版後藤新平，〈祝君墓誌銘〉。

3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1月16日第2版〈祝方伯於本島經濟界〉。

3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4日第4版林爾嘉〈弔故臺灣民政長官祝方伯〉。

祝辰巳身為技術官僚在財政方面的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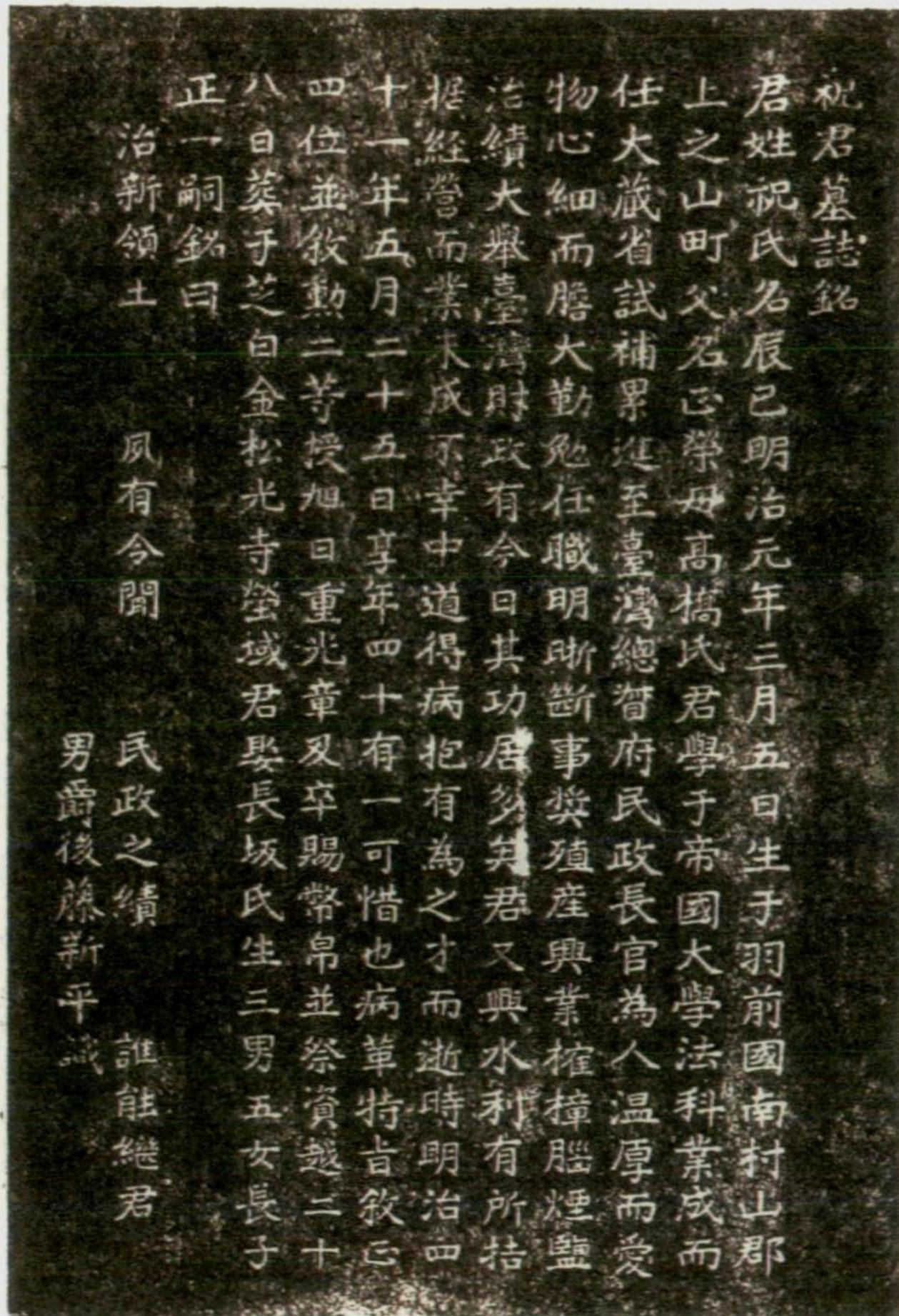


圖6：後藤新平所寫的〈祝君墓誌銘〉。

祝辰巳並不像一般長官的剛強橫溢眉宇，臺灣銀行柳生義一形容「其為人也，風采溫和，蒲柳之姿，宛如二八處女，而其自信極深。」³²從照片中（如圖5）看到祝辰巳確實與此描述相同，是較為內斂沈穩務實類型，就連他的詩作也都是離不開以務實工作為焦點。他的〈台東偶感〉詩「連山遠繞一溪道，卅里平原人跡空；莫謂言荒遺利少，天然富庫是臺東。」³³祝辰巳視察臺東，就是想開發臺東，所以詩作中反應他的施政概念。而談到其公餘生活，羅秀惠云「祝方伯有才氣，而性耽清逸，琴書而外，最喜藝蘭。蝴蝶蘭者，臺灣產也，方伯尤酷愛之。公餘則自荷鐘灌園以為樂。」³⁴

祝辰巳一生，以13年時間經營台灣，竟在41歲之年病逝東京。其病因可能是先前罹患臺灣赤痢，將好未好之際又再復發，最後又併發痔瘡出血，病勢雪上加霜。林爾嘉弔祝辰巳詩云「人孰無死死寂寂，惟公長留不朽名。」³⁵時至今日，再多的政績也消沒在歷史洪流中，後藤山、萬歲山、小笠原山、長谷川溪、河合溪等地名，戰後已被更名，消失在人們記憶中，不朽的事蹟也

3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1月19日第2版〈祝方伯於本島經濟界（續）〉。

3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7月20日日刊詞林，祝辰巳〈臺東偶感〉。

3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30日第3版蕉麓〈哀歌一章竝序〉。

3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4日第4版林爾嘉〈弔故臺灣民政長官祝方伯〉。

只有在歷史書頁中等待有心人的尋訪。但是「祝山」之名，因為不似後藤山、萬歲山、小笠原山、長谷川溪、河合溪帶著濃厚的日本味道，被接受成為中式的地名而沒被更改，「祝山」竟應了林爾嘉詩，成就了祝辰巳的不朽名。

（許南海 崇右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劉澤民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任秘書）



美麗理想鄉—探訪虎尾糖廠社區

黃文榮

雲林虎尾舊稱五間厝，自乾隆24年郭、林二姓開拓後，就因為陸上交通與農業發展受阻於虎尾溪，加上地處彰化、諸羅二縣交界，為治安死角，盜匪出沒不定，讓後續開拓工作停滯不前。隨著日資的進入與新式糖廠的設置，這裡從杳無人跡的荒地，形成新市街。為了安置日籍員工，日本製糖會社不僅在工廠附近營造適合日人居住的環境，建築日式宿舍，還將許多與日人生活相關的宗教、交通、醫療、娛樂以及消費設施帶入，形成極具特色的糖廠社區。對這座社區，〈台灣日日新報〉有以下介紹：「工場及附屬工場在他里霧（斗南）西，其地名為五間厝庄。在虎尾溪之左岸。一望平原。風景甚幽。場之附屬。自事務所始分別設俱樂部、各宿舍、停車場、醫務室、郵便局、請派巡查駐在所、倉庫及鐵道需用之機關庫等。種種設置。鞏固無雙。而製造工場。大小二棟所建之坪數約有千坪。屋上及四壁皆裝飾

幽雅」。¹本文就虎尾糖廠社區的形成、周遭歷史建物、史跡的歷史做一簡略介紹，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糖廠社區之美。

糖廠社區的形成

虎尾之所以發展，正如前輩學者富田芳郎、吳旭峰所言，糖廠的設置是重要因素。明治41（1908）年2月大日本製糖正式興建第一工廠，同年11月完工。與此同時，製糖會社也積極招募日本移民來台，甚至一次120戶，166名的移民遷入。²面對大規模的移民群，糖廠必須提供一個適當環境，使移民社員可以迅速融入當地，充分發揮工作能力，提升利益。因此會社的初期建設，除了方便糖廠作業外，興建員工所需服務，是另一個建設重點。



虎尾糖廠

在廠方的精心規劃下，1907年大日本製糖動工興

1 〈大日本製糖會社之臺灣工場〉，《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9.26，3版。

2 〈移民抵嘉〉，《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11.19，2版。

建綠意盎然，景色宜人的宿舍區，由久米組承包工程³。1908年完成高級宿舍與社員宿舍，1910年才將糖廠土地建物完成報備手續，建立起東往中山路、西至文化路、南臨虎尾溪、北接安慶圳，約二百十餘戶的日籍員工宿舍區。這不僅是當時最美，也是設備最完善的社區。至於台籍糖廠員工則居住在新生路上的職工宿舍，形成以糖廠鐵路為界的兩大宿舍區，彼此壁壘分明。⁴

宿舍內部的榻榻米地板、木造門窗、拉門，甚至是庭園設計，都是道地日本味。尤其是提供外賓、支社社長、廠長、課長居住用，鄰接虎尾溪的「台春館」、第一招待所等高級宿舍區更有別於社員、職工的一般宿舍。以台春館為例，優雅的建築與綠意盎然的花草，彼此相輝映，構成典雅的庭園風貌，外頭的玄關設計更彰顯出上層階級的氣派。不少來訪日人對糖廠社區內的各項休閒、娛樂設施，以及井然有序，留下深刻的印象。《新台灣の事業界》一書將這裡列為18個模範街庄之一，〈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在報導中以「理想鄉」稱呼糖廠社區，認為這是最適合日人居住的完美社區。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與重建大日本製糖會社的藤山雷太等，

3 〈新設製糖會社狀況〉，《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7.5.15，4版。

4 楊彥騏，《虎尾的大代誌》（斗六：雲林縣文化局，2003），頁168。田中一二，《台灣の新人舊人》（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附錄〈台灣の理想鄉五間厝〉，頁1-3。

都曾住宿於台春館。光復後，蔣經國總統、李登輝總統、宋楚瑜省長等也曾巡行在此下榻，為這座餘韻猶存的社區再添佳話。



台春館

公園的設立與園內景觀

糖廠設立後，日人為使宿舍居民，減少空氣污染之害，特別在工廠與宿舍區中間種植樹木花草，作為隔間帶，兼之為員工、眷屬休憩處，與招待所庭園。這塊以私人服務為主的綠色隔間帶，在會社經營下，不斷延伸範圍，增設園內設施，除了栽種土生的樟樹、榕樹、鳳凰樹，移植阿柏勒、福木、南洋杉等熱帶植物，還在廣大草坪上興建休憩所、噴水池，形成虎尾最早的公園。⁵不少耆老們談到糖廠公園，都會提到裕仁天皇的蒞臨，說到：「當時虎尾糖廠特別動員所有人員整理周遭環境，虎尾郡守、庄長以及官紳也在御臨那天，舉

5 沈文台，《糖都虎尾》（虎尾：大崙腳文教工作協會，2005），頁107-109。沈氏認為公園是1930年日人聘請英人規劃設計，將綠色隔間帶重新改建而成。不過依據《日糖二十五年史》大正14年秩父宮來台時，糖廠公園就有休憩所，可見應有一定規模，而不是單純的綠色隔間帶。

辦迎接儀式，大家都想一睹天皇風采」。但實際上來這裡參訪的並不是民間流傳的裕仁皇太子，而是大正天皇二子，裕仁皇太子之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大正14（1925）年6月秩父宮來台，曾巡視虎尾糖廠，並在公園內的休憩所「御憩」，讓虎尾糖廠上下員工深感莫大



卧龍山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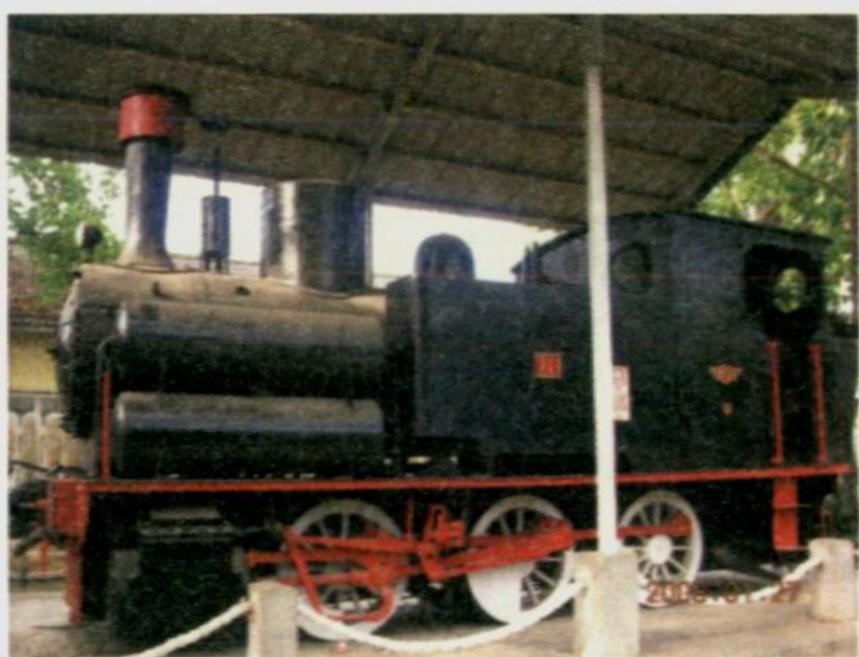
卧龍山碑的背後刻文

榮耀。⁶

戰後，隨著糖廠經營的發展，園內豎有不少與糖業發展相關的紀念碑與文物，引進南非310蔗種紀念碑、八七水災修建堤防紀念碑、雙手萬能大齒輪、卧龍山碑、若津11號老火車頭、榨蔗石磨與因應戰爭而設的防

6 西原雄次郎，《日糖二十五年史》（東京：大日本製糖，1934），頁141 - 142。

空洞等等，都是極具歷史價值與意義的文物。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臥龍山碑與若津11號老火車頭。臥龍山碑是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在昭和10（1935）年參加總



若津11號老火車頭

督府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時，巡視褒忠龍岩糖廠，並為工廠前的小山丘命名為臥龍山。⁷碑前刻有臥龍山三字，碑後則書有昭和10年藤山雷太題數字。此碑原列於褒忠龍岩糖廠，但民國56年龍岩糖廠關閉後，移置虎尾糖廠，是見證大日本製糖事業史的重要文物。另一輛製造於1927年的若津11號老火車頭則是少數行走於輕便軌道，與縱貫鐵路接軌的「七分車」，而不同於奔馳鄉間農村運載甘蔗的五分車。儘管這輛老火車頭自從民國70年間退役後，歷經風吹雨淋，外表斑駁陳舊，卻是台灣糖業蓬勃興盛下的參與者。

社區周遭建築、史蹟

圍繞在糖廠公園附近，尚有不少日治時代的歷史建

7 藤山雷太，《台灣遊記》（東京：千倉書房，1936），頁64。

築，如製糖工場醫務室、虎尾驛（虎尾車站）與虎尾溪鐵橋。製糖工場醫務室是製糖會社為保障員工的醫療健康而設。明治41（1908）年前，醫務室已興建完工，成為虎尾街內最早的西式醫院。⁸院內有內、外科、婦產科、X光室，以及住院病房等，提供一定的醫療資源。⁹儘管設立之初是服務糖廠員工，但不少台灣民眾受傷，也都在此接受手術，甚至住院治療，表現出醫療無國界的道德。

日治時代，大日本製糖工廠為了方便運輸建材與原料，特別興建與縱貫鐵路斗南驛連結的輕便鐵道。明治40（1907）年，建溝通五間厝與他里霧（斗南）的虎尾溪鐵橋，11月時呈報總督府認可。¹⁰虎尾溪鐵橋是少數行駛糖廠小火車的鐵軌橋，旁邊附有板仔橋，提供新虎尾溪兩岸的居民往來，是虎尾鎮重要的交通橋樑，也是重要的休閒景點。

明治43（1910）年，他里霧至五間厝一線，獲得

8 〈大日本製糖會社之臺灣工場〉，《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9.26，3版，已提及醫務室的完工，足見明治43（1910）年〈建物登記簿〉的記載正如王怡芳所言是會社在場內設備完工後，一併提出的。參見王怡芳，〈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99。

9 張炳楠監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72），卷三〈政事志·衛生篇（二）〉，頁61。

10 〈南部製糖及輕鐵（上）〉，《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7.10.11，4版。

總督府許可，對外載客營業。明治44（1911）年，五間厝到宗教聖地北港、米糧產區西螺的兩條輕便鐵道也先後加入對外營業。原為甘蔗運輸而建的糖廠小火車，使虎尾成為交通運輸重鎮，加速了本地的發展。中山路上有座特殊建築就是明治41（1908）年興建完工的虎尾驛，也就是早期的虎尾車站。¹¹



虎尾溪鐵橋



虎尾車站

虎尾驛面對馬路，是一棟長方形木造建築，入口處為破風式玄關，屋頂兩端為切角頂設計。出生於民國40、50年代的人對虎尾車站與糖廠五分車都還有深刻印象。¹²

11 〈大日製糖〉，《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11.3，4版。

12 國小畢業後，從土庫來虎尾當學徒的父親，對五分車仍有一份獨特情感，他說：「小時候我和你二叔見到五分車，都會追著車，看有沒有甘蔗掉下來，把甘蔗帶回家。長大後，到虎尾當學徒，最常搭的是五分車，雖然它的速度不快，又有許多停靠站，由土庫到虎尾要四十分鐘，可是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便宜的小火車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

現在的虎尾驛雖因客運事業虧損，民國64年關閉，結束過去的風光歲月，但若能效嘉義鐵道藝術村，規劃為文化倉庫，相信將能重現往日風光。

糖廠社區的現況

走一趟糖廠社區，可以發現它的歷史價值與對虎尾的意義，可是這樣的文物、建築卻得不到相關單位的關照與民眾的愛惜。以糖廠日式宿舍為例，民國60年代由於員工人數的減少與外移，使得無人居住的宿舍乏人照料與維修，在風吹日曬雨淋的侵襲下，棟楣、樑柱多已腐朽，磚瓦、木板、飾物綻破剝落。房子不是自然倒塌毀棄，就是改建為公寓住宅，老屋舍蛻變為各種新建築。幾年前的社區大火，老舊木造房舍更慘遭回祿之禍，不少宿舍毀於一旦。曾被推崇為「理想鄉」的模範社區，現在的殘破，令觀者不免有淒涼之覺。

其次，走進公園內也可以發現民眾的文化資產觀念，確實有待加強。原本已缺一角的臥龍山碑，背面竟多了一手無名人提的無名詩，詩



殘破老舊的日式宿舍

有多美、多好見仁見智，可是破壞文物倒是毋庸置疑。只知破壞，而不懂愛惜這些有形的文化資產，糖廠社區面臨的會是無根的過去，與失意的將來。糖廠社區的未來，如果要變好，的確有賴於相關單位與民眾的共同努力。

（黃文榮 現任國立商業職業學校教師）



花蓮縣秀林鄉「立霧神社」遺跡探勘記

文：潘繼道 / 攝影：黃郁清

精神教化的重心—「蕃地神社」

花蓮縣的秀林鄉，在日治時期屬於太魯閣族分佈的「蕃地」，自明治29年（1896）日本當局進入東臺灣之後，長時間為政令無法完全執行的區域。大正3年（1914）5月底，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展開「太魯閣之役」，在運用優勢的軍、警力量，由西部與東部加以夾擊、征伐之後，才於8月底完成對太魯閣族的征服行動，並逐漸揭開太魯閣蕃地的神秘面紗。接著，藉由蕃地道路的開鑿，將警察官吏駐在所、蕃童教育所等推進到太魯閣族人的部落之中，同時透過警察等在蕃地進行對太魯閣族部落與個人的改造。

為了讓太魯閣族人接受教化，日本當局也將「國家神道」建立在部落當中，希望藉由宗教使得太魯閣族人由外到內漸漸地「日本化」。大正12年（1923），首先於太比哆（塔比多，今天祥）建立「佐久間神社」；

到了日治中、晚期，尤其是在霧社事件之後、戰時體制下的「皇民化運動」時期，花蓮港廳的主要部落更是如火如荼地建立神社，一方面希望藉此教育原住民，達到敬神觀念的昂揚；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國家神道的宗教教化，以培養、體會所謂的「皇國精神」，為國家、天皇效忠。如果從《臺灣日日新報》所載有關「九宛祠」（「九宛神社」，或「加灣神社」，秀林鄉景美村加灣部落）興建的緣由來看，¹大致可以推測在大多數的太魯閣族部落中都曾建立「蕃地神社」。

未被記錄的「立霧神社」

關於日治時期在今秀林鄉所設立的蕃地神社，筆者曾先後在《臺灣文獻別冊》中介紹過總督府文教局社

1 《臺灣日日新報》於昭和9年（1934）4月6日，刊載カウワン社（九宛、加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部落）頭目ピワサオワダン向研海支廳提出申請建立神社的消息，其內容提到：「在花蓮港廳下的主要蕃社幾乎都有神社，蕃人敬神之念正在提高。家住九宛社二番戶的頭目ピワサオワダン希望在社內建立神社，因而向研海支廳提出斡旋方案。其提及在鄰近のブスリン（武士林，秀林鄉秀林村）、エカドサン（埃卡多散，秀林鄉佳民村）、サンサン（三棧，秀林鄉景美村）等各蕃社，每個都有宏偉、漂亮的神社來守護蕃社，但自己的蕃社內卻沒有神社，感覺非常慚愧，因此，希望本年度務必要建立，同時也希望能夠盡力幫忙……。」（〈蕃社内に立派な神社を建立し度い頭目のピワサオワダンが研海支廳へ願ひ出づ〉，《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6日）。其中，在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的「神社及社一覽表」記錄中，只見到カウワン祠（九宛祠），並未見到エカドサン與サンサン（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3），頁11、18、32-33、35-36））。

會課正式記載的九宛祠、銅門祠、²高砂社、³佐久間神社。⁴牠們雖曾被日本官方記錄，但在戰後遭受自然與人為的嚴重毀壞。而現在所要介紹的，則是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東側的立霧（たつきり，Tatukiri或Takkri，得其黎，秀林鄉崇德村）神社。



圖1、九宛祠的神道式婚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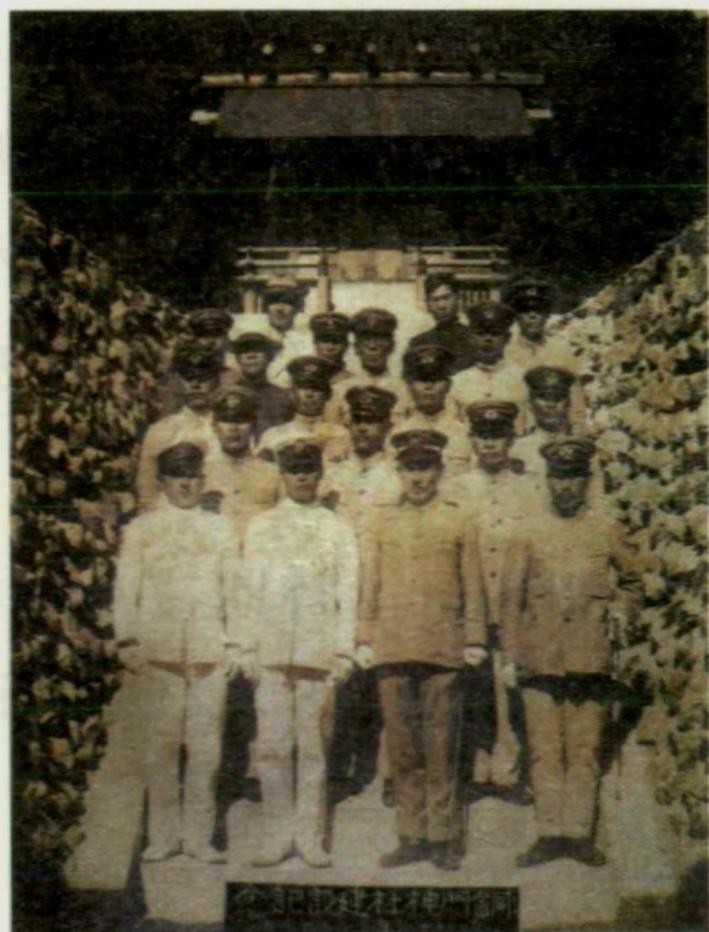


圖2、銅門祠

立霧神社屬於「蕃地神社」，在總督府文教局社會

-
- 2 潘繼道，〈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的九宛祠與銅門祠〉，《臺灣文獻別冊》17（2006年6月），頁32-39。
 - 3 潘繼道，〈日治時期花蓮港廳「高砂社」遺跡〉，收入《臺灣文獻別冊》26（2008年9月），頁48-58。
 - 4 潘繼道，〈從「佐久間神社」到「文天祥公園」〉，收入《臺灣文獻別冊》27（2008年12月），頁34-43。

課的「神社及社一覽表」中，並未見到祂的相關記錄。⁵立霧神社及其他的蕃地神社，大致與臺灣各地神道相關信仰相同，以造化三神（開拓三神）⁶與能久親王作為主要的祭神。雖然當地的耆老稱之為「神社」，但以規模與形制來看，或許稱為「祠」或「遙拜所」會合適一些；在此，為尊重當地老人家的記憶，行文中仍稱之為「神社」。

初次的踏查

立霧神社，位於日治時期研海庄（新城鄉新城村）往北走臨海道（今蘇花公路前身）清水斷崖前的重要部落得其黎（たつきり、たつきり，或是たつしり）。筆者於2001年4月6日與花蓮縣鄉土教育暨考古專家王天送老師前往崇德村踏查，當時他曾提到：

崇德天主堂的位置，是以以前的立霧神社。目前神社已被拆除、破壞，鳥居已經不見蹤跡，只剩下

5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頁11、18、32-33、35-36。

6 大國魂命乃基於國魂信仰的土地神，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則是祭祀八百万（ヤオヨロズ，千千萬萬、數不勝數之意）之神的出雲神社系之神。此開拓三神在日本開拓北海道時，於明治5年（1872）於官幣大社札幌神社中被奉齋（祭祀）；明治34年（1901）10月27日，於臺灣神社被祭祀；明治43年（1910）8月，於樺太島（庫頁島）豐原之官幣大社樺太神社被祭祀。他們同樣有「新開拓地守護神」的意思而被祭祀著（橫森久美，〈台湾における神社—皇民化政策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收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号（東京：綠蔭書房，1982），頁197）。

兩座石燈籠被放在大門口。⁷

另外，李瑞宗在《蘇花道今昔》一書中亦曾提及：在昭和9年（1934）3月得其黎（立霧）溪口砂金業者將淘金時挖掘出來的無主骨骸集合，建了一座「萬善祠」收容，祠前設一「招魂碑」誌明此事，但這間萬善祠已被巨大榕樹的根部包裹纏繞。招魂碑下書寫「萬善同歸」，右前方（按：應是左前方之誤）嵌有書寫著11行文字「謹將萬善祠發起人列明翁山英陳某李步清陳培華徐火木吳志謙砂金採取者人夫一同昭和九年三月竣工」的磁磚。昭和11年（1936），採金人在得其黎溪口又挖掘出外國人骨骸二百餘具，及金條、金簪、加工器具、陶器等物，李瑞宗則推測是遭太魯閣族人殺害的西班牙採金者。⁸

在初次踏查後，筆者一直以為立霧神社舊址就在天主堂的位置，因為石燈籠與教堂大門、石階結合得非常好。



圖3、崇德天主堂

7 文字稿整理自王天送老師田野調查談話錄音（2001年4月6日，未出版）。

8 李瑞宗，《蘇花道今昔》（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2003），頁215-216。



圖4、招魂碑及大樹

圖5、招魂碑內收葬200多具疑似西班牙人骨骸



圖6、萬善祠發起人姓名

再次的查訪

2004年2月17日中午，筆者希望能在天主堂周遭找到一些跟神社有關的遺跡，因而再次前往，結果碰到在附近打掃、不願具名的太魯閣族人，他告訴筆者這兩座石燈籠並非原本就在天主堂大門兩側，而是由鄰近的秀林鄉第六公墓裡頭搬移過來的，並且告訴筆者在面對公墓最左邊的水泥小路往上走到底，然後往墓園中前進，

即可見到以前的參道石階與鳥居被破壞後地上所遺留下來的底部痕跡。照著那位先生所說的，筆者果然在墓園中找到石階參道及鳥居底部等的相關痕跡，但正殿（本殿）部分已完全見不到痕跡，只剩下一座座的墓園。

而從招魂碑等的建立，筆者推斷神社出現的時間應該是晚於昭和9年



圖7、秀林鄉第六公墓



圖8、立霧神社石階參道

(1934)，甚至是在昭和12年(1937)全臺「皇民化運動」展開、各地大規模興建神社之際才興築的，因為漢式招魂碑出現在日式神社建築的範圍內，感覺有些奇怪；應該是招魂碑先建於前，而附近的地勢居高臨下，在視野、「風水」方面感覺上是不錯的地方，因此，才又在招魂碑上方出現立霧神社。當然，這只是筆者的推測，還需要充分的證據才能佐證，在此先暫時存疑。

2009年的探勘

今年2月2日筆者再次前往立霧神社踏查時，原本偶爾飄下的小雨突然轉成大雨，增加現場探勘的困難度；我們打著雨傘，帶著相機等，小心地走在公墓最左邊、濕滑的小水泥路上，一直走到底，但發現墓園中的雜草長得蠻高的，且多了不少「風水」，很難順利地通過。

雖然試著前進，但地形似乎有些改變；而上次(2004)所見到的石階參道、鳥居痕跡等，一時也無法立即找到，感覺上有些遺憾。

原本在立霧神社底下、公墓的入口處，收葬兩百多具疑似西班牙人骨骸的「萬善祠」(招魂碑)，則仍安息在大樹底下；而立碑人的名字，也依舊載明在原處，為這曾是淘金聖地的立霧溪作歷史見證。

立霧神社的面貌，已無法恢復、還原，神社正殿附近的台階亦逐漸消失、淹沒在鄰近的墓園中。或許我們

可以在天主堂的位置，立牌說明這對石燈籠的由來，以作為權宜的補救措施，一方面為日本當局的精神教化作見證，以使得造訪天主堂的人能夠瞭解在其北邊的第六公墓中，曾出現過日本人宗教教化重心的神社建築；一方面也讓太魯閣族的孩子瞭解自己鄉土的過去，進而珍惜自己的土地，同時連結當地老人家的記憶，跟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史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

（潘繼道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黃郁清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歷史教師兼社會領域召集人）

【悅讀檔案】

青山綠水依舊在，人生幾度夕陽紅--

戰後接收「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實驗林」之探討*

文／傅光森

現在的「臺大實驗林」大致就是日治時期的「東京帝大演習林」，在戰後的接收過程中，東京帝大演習林並不是直接交給台大，雖然當時台大的羅宗洛校長向陳儀呈請接收四個演習林，但被拒絕。陳儀連台大人事都要插手，怎可能將演習林交給台大。陳儀要的是整個台灣的全面接收，無一放過。演習林是在四年後的民國三十八年，陳誠擔任省主席，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時候，兩個比較講理的強人才把演習林給台大。

日治時期台灣有四個日本本土大學演習林，最早就是東京帝大演習林，明治33（1900）年，日本來台的第五年，就申請二處林區為教育林地，因東京帝大在日本的幾處演習林都是溫帶或寒帶林，缺乏熱帶演習林，透過文部大臣樺山資紀這位首任臺灣總督向內務大臣西鄉

* 轉載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民國97年3月28日發行第4期。

從道知會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要到這二塊林地。可能是平衡的因素，明治37年一塊給東京帝大，明治42年另一塊給京都大學，但因為當時京都大學尚無農科大學，所以稱基本財產林。大正2年九州帝大、大正4年東北帝大，都在台灣設有演習林，由於東北帝大農科大學位於北海道，後獨立為北海道帝大，演習林也交給北海道帝大，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則成為中興大學的惠蓀農場。

總督府檔案和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較早歸屬本館典藏，八十八年凍省，林務局移撥6卷演習林檔案給本館，為戰後初期民國34.12—35.9的檔案，其中3卷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接收東京帝國大學臺灣演習林檔案」，是一份在戰後接收過程中很重要的史料。本文配合館藏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經依據時間排定發展順序後，以演習林（實驗林）改制為模範林場期間，在人事、經費、林產物等內部問題；及伐木、經營、樟腦等外部問題上作觀察。每項亦按照時間排列，作初步分類。

人事方面，福田次郎等6人（原本27人）為日籍技師，戰後他們提出一份客觀名單，是為延續以試驗、教育、造林為主的發展方向，但實際上林務局建立一個伐木林行政架構，決定使其朝向一般伐木林場演進；另日治時期東京帝大演習林財政健全，每年盈餘一百多萬，

每年可繳回東京八十萬元；戰後尚有十萬元借京都大學。在副產物處理方面，福田次郎與林務局出現不同意見，演習林認為照舊規由演習林迅速處理，林務局認為副產物有利潤，應妥慎處理。另伐木問題嚴重，雖陳儀有五年不伐木政策，但執行上很難禁止盜採。至此，本文認為對於接收由行政長官公署主導認為是一項錯誤的決定。

但對於上述雙方的差異，福田次郎尚可接受，惟對中華日報經營案，則福田次郎提出最嚴重之抗議。他以整整十頁的報告，提出不可讓中華日報經營的五大理由，此項報告對瞭解演習林大有助益。從這份報告，以及後來行政長官公署的支持福田次郎之作為，可以瞭解演習林避免遭到分割而立即瓦解或消失所由。這段期間，模範林場雖然已經籌備成立，但實際仍由演習林日籍林長負責運作事宜，當時農林處及林務局官員人數很少，且各有不同想法，趙連芳處長與黃維炎局長對林政林產一元、二元就有相異看法。但整個陳儀團隊卻很團結，陳儀在當時敢對抗外來的壓力，拒絕中華日報經營案，保留了演習林的完整性，否則今日實驗林是何種狀況，殊難意料。可見陳儀在其令人較為負面的評價之外，也有一點正面的作為。

(傅光森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纂)



東京帝大演習林園



京都帝大演習林園



日治時期臺灣森林豫定圖



【悅讀檔案】

戰後檔案中的林獻堂身影*

文／圖 邱欣怡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前身「臺灣省通志館」。首任館長林獻堂，早年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為民請願為民發聲，政權轉移之後為政府所用，相關事蹟在戰後檔案中雖為鳳毛麟角，仍可一窺一二。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前身「臺灣省通志館」，成立於1948年6月1日，首任館長即為林獻堂。

林獻堂出身中部望族霧峰林家，於日治時期即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為臺灣人民發聲，1920年結合留日青年組成「新民會」，擔任會長，1921年主導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向日本國會提出成立臺灣議會的要求，此後歷經十四年，總共提出十五次請願書。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於臺北大稻埕成立，林氏擔任總理，1923

* 轉載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民國97年6月6日發行第6期。

年更擔任做為臺灣文化協會主要的宣傳工具的《臺灣民報》社長職位；及其後的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政治聯盟，皆能見到林氏身影，可說是當時中部地方極有影響力的鄉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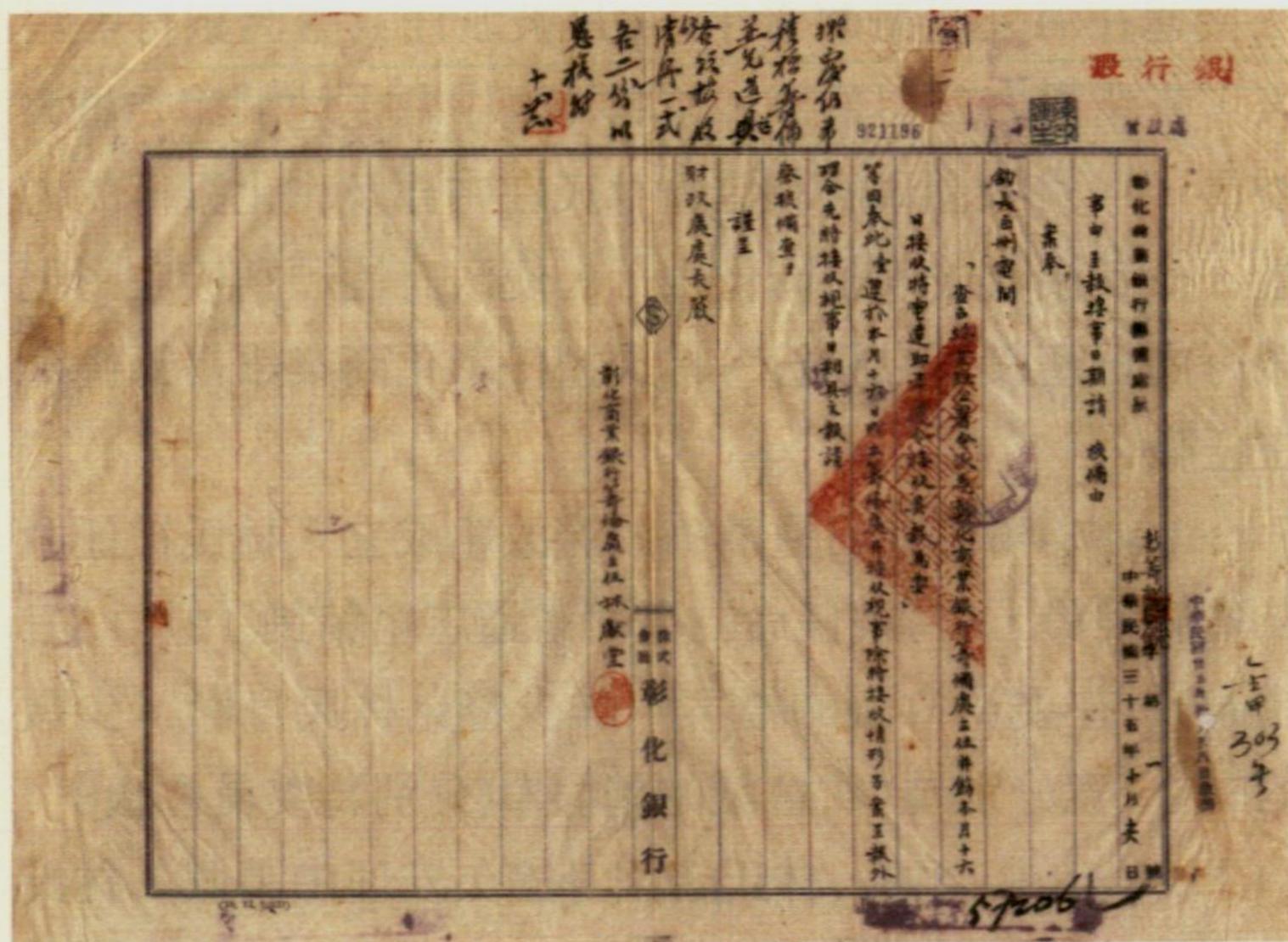
戰後初期，正值政權轉換混亂的年代，林獻堂負起地方鄉紳的使命，協助保管臺中縣之公產、現金，於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移交給臺中州接管委員會。1946年4月當選省議員(7月辭職)，4月連署鄉紳促請陳儀長官設法接運在海外之臺灣青年，6月被派任為臺灣銀行監察人，臺灣電力公司董事，並聘為臺中縣土地調節委員會委員，10月陳儀政府為借重林氏在中部及彰化銀行的力量，命其接收並改組彰化銀行，使政府能順利接收彰化銀行內日籍股東之股份。林氏擔任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主任職。

1947年5月16日臺灣省政府改組成立，林氏被任命為省府委員，6月被任命為臺灣省通志館館長(12月15日請辭)。在委員會議的檔案中鮮少瞥見林氏身影，少數的5次，竟分別為5次會議的請假單(分別為委員會議8、11、13、20、27)，林氏皆因身體欠安理由請假，林氏當時已是六十有七近古稀之年，身體情況不甚良好，其後便赴日就醫，1956年9月仙逝於東京寓所。赴日之動機眾說紛云，蔡培火於〈獻堂先生年譜校閱後誌〉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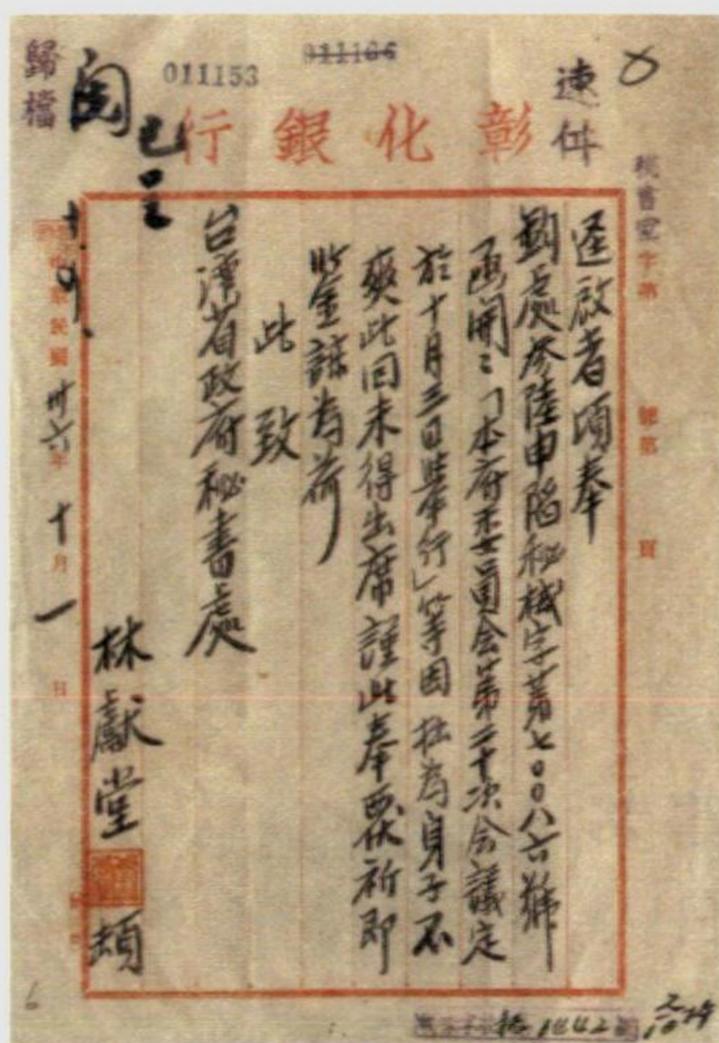
先生赴日醫病乃其一面之理由，……光復後政治社會之形勢驟變，先生因之不無寂寞之感，況當時政治作風不如先生所期望，且經濟制度改革，驟然大受打擊，而大陸陷匪，人心惶惶，為檢討公私處境，需要離開漩渦，此乃其赴日之最大動機也。

是否真如此呢？有待相關研究學者來發掘了！

（邱欣怡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助理）



林獻堂向財政部長嚴家淦呈報接收視事彰化銀行日期
 （資料來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第2448卷第5件）



林獻堂第20次委員會議請假單
(檔案來源：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檔案)



林獻堂銅像 (邱欣怡攝於彰化銀行臺中總行)

【悅讀檔案】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專賣事業*

文／蕭明治

臺灣專賣事業從1901年由日人開創推行，歷經日治時期及戰後，以迄二十一世紀，可謂擁有百年歷史之臺灣特殊產業。而且，由於龐大的專賣盈利誘因，有助於



1947年2月28日群眾聚集在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前

於國家財政歲收，因此長期以來執政當局皆不輕言放棄這一塊大餅。但是，與民逐利的爭議以及專賣人事組織的弊端，也是這百年老店揮之不去的陰影，特別是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初，其惡化之情形更為明顯。

從本館典藏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公賣

* 轉載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民國97年4月11日發行第5期。

局檔案》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等相關檔案、史料耙梳可知：事件前，國府當局與陳儀漠視民意，堅持延續專賣事業。但是，這種決心卻未能貫徹到人事與組織的接管，造成機關內部從上到下一再發生貪污舞弊、開槍傷人等事端。再加上所生產之菸酒量質低劣，卻又禁止民眾買賣外貨等種種問題，嚴重打擊臺灣民心，使得原本當局希望借由龐大的專賣歲收支撐省政建設，反而轉變為壓垮長官公署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事件期間，除了一開始省專賣局總局與臺北分局受到群眾包圍與焚毀器具外，其他分局廠並非地方民眾的主要對抗日標，所以僅有零星散眾侵入機關竊取財物或毆傷外省籍員工。相對地，則有部分本省籍員工自發性的協助外省籍員工躲避時局，或幫忙各局廠之行政事務和巡守工作；事件過後，原本的專賣事業並未因此結束，僅在名稱和組織略作調整，並在財政考量上，回到集產、製、運、銷為一體的完全官方專賣。不過，事件對於戰後專賣事業的影響雖然不大，但仍使其發展過程產生短暫的轉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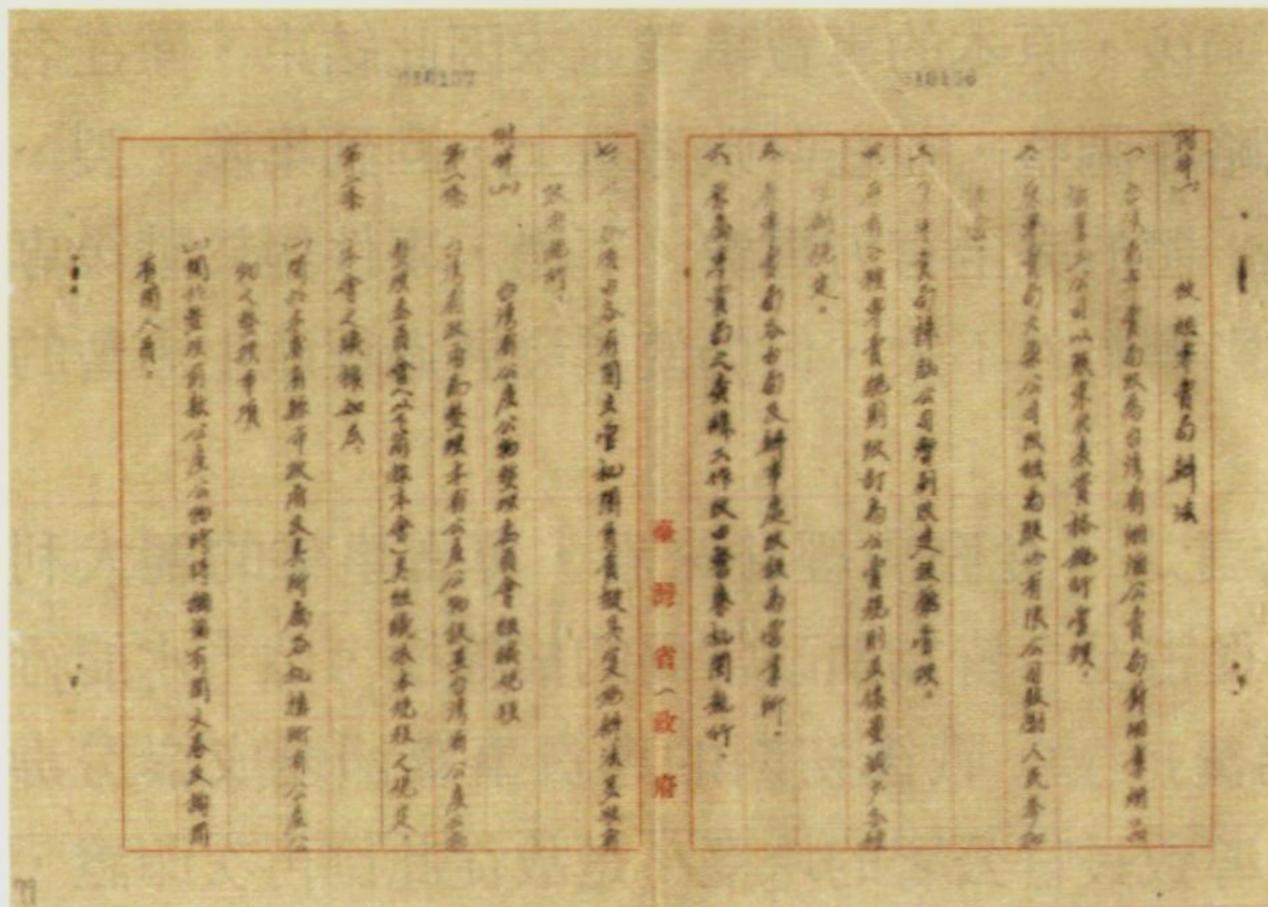
綜括言之，從歷史經驗來看，專賣事業的龐大利潤收入，從古至今皆為執政當局的搖錢樹，然「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戰後初期的專賣事業卻變成票房毒藥，間接導致長官公署的垮臺。是故從此例再次印證，民意潮流不能輕忽，而推行政策不能僅憑理念，人事機

構是否營運得當才是關鍵。

(蕭明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助理)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中決議改組專賣局會議紀錄
(資料來源：《臺灣省級機關檔案》，臺灣省政府檔案中心典藏)



上圖附件之專賣局改組辦法內容

臺灣文獻 別冊

28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編輯委員 / 吳學明 林美容 林呈蓉 林金田
林文龍 陳國棟 陳文添 黃富三
黃秀政 溫振華 劉澤民 謝嘉梁
戴寶村

(按姓氏筆劃排列)

發行人 / 謝嘉梁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封面題字 / 林美蘭
美術設計 / 蕭淑薇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 - 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4號
電話 / 049 - 2316881 - 403 · 407(分機)
傳真 / 049 - 2329649
郵撥帳號 / 21271761
戶名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 / ljtz@mail.th.gov.tw
shj@mail.th.gov.tw
印刷者 / 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附贈，
若單獨購買，每冊定價40元整